

评价观: 师德评价合理性的理论反思

宋芳明, 余玉花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200241)

摘要: 师德评价观的合理化是师德评价合理性的前提。目前, 师德评价观中存在功利化、泛道德化、独白化等三种不合理的评价取向。功利化的评价观忽视了对教师美德的培养, 泛道德化的评价观丧失评价活动应该具有的正面效应, 独白化的评价观违背了人的道德发展规律且无法准确把握评价对象的道德面貌。寻求评价观的合理化应该立足现代社会语境, 注重美德塑造和制度约束相统一, 适当放大师德评价的正面效应, 契合现代社会教师人格发展诉求, 以满足评价的目的性、规范性和规律性。

关键词: 师德评价; 评价观; 合理性

中图分类号: G64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2614(2018)04-0041-06

师德评价总是基于一定的价值标准, 是某种评价观的体现。评价观是否合理必将影响师德评价的效果。在现代社会语境下, 师德评价面临新的境遇, 急需一种与社会主导的道德要求相一致、与教师的道德发展诉求相契合、与时代精神面貌相协调的新的评价观。

一、评价观的提出: 基于当前师德评价合理性的反思

在既往的师德评价研究中, 对师德评价的失效性的批判与反思大多围绕师德评价系统自身的建设, 师德评价难以真实地衡量教师的道德水平、达不到师德评价的期望效果往往被归结为评价手段、方法、技术、表达等程序性、策略性的原因。虽然这些要素确实影响着师德评价的效果, 制约师德评价的合理化程度, 但是相比之下, 其忽视了师德评价的一个关键要素——评价者主体, 特别是评价者对师德评价这一实践活动的思维方式、态度立场和价值取向。它直接决定了评价者对师德评价的全局性、整体性、历史性的认知, 关系着师德评价的内容构建、渠道选择、方法运用等是否能够科学合理。

1. 师德评价合理性的实质与困境

从根本上说, 合理性概念本身即是一个评价性概念, “它主要不是描述对象是如何, 而是要评价对象怎么样, 是对于对象的价值和意义及其根据的一种深层次探究与判断”^[1], 师德评价合理性问题的提出旨在对师德评价的合理性进行反思, 其目的是揭示师德评价过程的合理性依据和合理性程度, 由此确定评价者对既定评价行为的取舍态度。

然而, 师德评价合理性作为对教师道德评价的见解性判断, 是对师德评价这一价值评价的再评价, 这就决定师德评价的合理性建立在事实与价值相互渗透的基础上: 一方面, 一定时期、一定群体或个体教师的道德状况对于评价者是一个既定的事实, 它不依赖评价者的主观意志, 具有客观性; 另一方面, 师德事实属于社会事实, 不同于自然事实的是, 它对评价者的意义以评价者目的、需要、兴趣等主观因素为转移, 体现着评价者的价值追求。前者说明师德评价不是评价者任意为之, 而是存在一个相对客观的依据使得师德评价具有合理性成为可能; 后者表明师德评价和评价主体相关联, 具有很强的个体的差异性、历史性、时代性, 并且由此形成的主观性成为制约师德评价合理性的关键因素。

2. 师德评价合理性的理论解析

对当前师德评价合理性面临的困境做出检视, 我们就有了明确的努力方向。破解师德评价合理性难题, 需要以理性的态度重新认识和评估师德评价的评判依据。对师德评价合理性的探索应该立足于两个基本层面: 一是师德评价合理性的标准应该是什么; 二是它确立的评判依据又是什么。这就势必涉及师德评价的最终旨趣, 我们要清楚地知晓师德评价究竟是为了什么, 即在评价过程结束时所要取得的结果是什么。从对当下大多数师德评价内容的分析中可以看到, 不论评价是围绕“为人师表”“服务社会”“敬业爱生”等进行, 还是作为教师晋升职称和确定岗位津贴的法定依据, 大多数学校在师德评价目的上的定位都是“为人”而非“为己”。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 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 这里的“为己”不是指为自己谋取私利, 而是指为了陶冶德性和

收稿日期: 2018-02-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成效评价体系构建研究”(编号: 17CK034)。

作者简介: 宋芳明,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教育伦理; 余玉花,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 教育伦理。

完善自我,获得精神世界的充实感。“为人”是指做学问是为了显得有知识、有文化而拿读书装潢门面,期望获得别人的赞誉。基于同样的道理,目前,多数学校的师德评价完全是从别人的喜好出发做给别人看的,比如,为了方便教师队伍的管理将评价结果和教师的利益直接挂钩。殊不知,这样容易促使教师只是为了获得奖励去追逐师德量化指标而忽视了自身德性的提高。教师群体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群体,他们不但追求物质利益的满足,而且更加注重内在精神世界的需要,迫切地希望实现自我价值。所以,师德评价的目标应该实现从“管控性”向“发展性”转变,也就是说师德评价不是为了管理、控制、打压教师,而是应该本着鼓励、引导、拯救的价值取向,激发教师的主体性意识,满足教师的追求尤其是精神追求,启发教师的道德自觉。值得指出的是,当教师获取尊严的满足和实现自我价值时,必然能够更加积极地投入其所挚爱的教育科研事业中,更好地服务他人,自然也满足了社会的普遍要求。

从“发展性”目标这一基本立场出发,师德评价合理性的评判依据应该是评价内容是否“合目的性”“合规范性”“合规律性”。这里的合目的性既要合乎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对教师品德要求的目的,又要合乎教师自我道德人格实现的目的;合规范性既要求评价者具有规范意识,规范师德评价行为,使师德评价行为趋向合理的价值目标,又要将建立有效的教师道德规范体系作为评价的重要任务;合规律性既要自觉遵循人的道德发展规律,又要依照人的思想、信仰、观念等精神世界现象本身的性质、特点和规律而展开,真实反映教师的道德原貌。

3. 师德评价合理性的自觉实现

师德评价毕竟是一种由评价者主张实施而受评教师又必须接受的建制性的科层化活动,除了要具有合目的性、合规范性、合规律性等总体性的、规范性的要素以外,从更深层次看,需要评价者具备与这些合理性要素相适切的评价观。因此,师德评价合理性的实现条件从根本上说要求我们从评价者的评价观的角度予以揭示和阐明。

师德评价合理性是师德评价的价值表达。它缘起于评价活动,即自发性的实践诉求,经理性对评价活动合理性的反思形成观念层面的指涉。当然,师德评价的合理性不会停留于观念的构想,接续的问题就是让它回归到评价活动中,成为评价者的大局性、原则性、方向性的思想意识,通过指导评价者的行动具体地转化于师德评价微观过程中。这一能动的转化活动的根本性前提是评价观趋向合理化,使师德评价合理性原则贯彻到评价实践活动中。评价观合理化能够最大限度地摒弃评价过程评价者主观性带来的失真与偏颇,这种积极主动、有意为之的活动促使师德评价合理性得以自觉实现。具体而言,一方面要彻底地破除既往评价观中不合理的成分,揭露它的现象表现,阐明其在何种意义、何

种程度上不合理;另一方面,需把师德评价活动放在社会语境这一宏观背景中,理解社会系统对师德状况的整体规约意义,让社会大环境提供师德评价观不断合理化的动力。

事实上,当我们讨论当下师德评价观时,我们就不得不涉及在这种评价观指导下的师德评价现状,而当我们批评师德评价的种种不足时,我们就已经揭示出隐含在评价实践活动背后的评价观,这些评价观由于违背师德评价合理性准则,最终难以为师德评价提供有效的观念支撑。然而,对不合理的评价观的彻底批判依然不是最终目的,“破”是为了更好地“立”,揭示原有的评价观不合理之处是为了寻求更加趋向于合理化的评价观。

从本质上说,师德评价观合理化是教师与他者社会关系的合理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它表明不仅是学校的评价者,还包括普通大众在内的评价者主体对既定教师的道德面貌有了较为准确、合理的认知。师德评价与社会语境呈现出复杂的相互交织、相互调适、相互推动的关系。师德评价系统属于学校教育系统之评价系统的一部分,它离不开社会大系统的支援,“环境对系统的塑造导致系统的变化,变化了的系统反过来导致环境的变化,进而再导致系统的变化,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我们称之为系统与环境互塑共生原理”^[2]。社会场景的转换意味着人的价值追求和生存际遇的变化,脱离了社会语境,师德评价合理性及评价观合理化都会由于失去了参照标准而变得抽象而不可捉摸。首先,社会系统对评价观的合理化具有认知上的先导功能,人们对社会的分层与变迁、异质与共识、分化与整合等方面的认知,都潜在地塑造着对教师这个特殊群体的道德期待。其次,社会系统发挥着对师德评价观的合理化的实践导向作用,即评价者通过对社会变革及其思想效应的辩证的否定,以价值评判的方式影响教师群体道德成长方向;同时,教师群体也在社会系统中选择、认同、内化那些与其生存境遇相关联的观念意识。

二、师德评价观合理化批判

师德评价观能否逐步趋向合理化之于师德评价合理性具有前提性地位,因为它贯穿到师德评价的全过程,关系着人们对师德评价合目的性、合规范性、合规律性等三个维度合理性的把握,制约评价目标的设定、评价方法的选择、评价主体间的关系等,是评价结果有效性的保障。所以,从根本上说,师德评价合理性的实现需要从人们的评价观着手寻找原因。现有的师德评价过程中盛行三种评价观:

1. 功利化的评价观

在伦理学上,功利主义“强调行动或规则的效果是决定一个行动的道德属性的唯一依据”^[3],即只要行动者的行为效果是好的或者行动者遵循了某种正确的规则,那么就是应该做的。功利化的评价观注重对教师道德行为的评价,认为不管教师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不管教师的道德观念如何,但

凡结果是好的,或者说,教师的行为只需符合师德评价的考核指标,那么就应该做出肯定性评价;反之,则相反。就其评价目标而言,功利化评价观过分强调教师道德的评判标准来自外界的需要,对教师自身的道德发展需求考虑不足,忽视了师德评价基本的价值立场。道德评价通常包括对行为的评价与对行为者的道德人格进行的评价这两个方面。行为效果的好坏固然是师德评价的一个方面,但仅仅局限于外在、表面的考量,忽视教师的道德本心显然有失公允。不仅如此,为了起到对教师行为约束的作用,这种评价观还往往倾向于将师德考核的结果和教师的物质利益联系在一起,虽然教师的道德品质的状况和其获得的物质利益不可分离,但以岗位升降、工资津贴等物质利益为手段,甚至是唯一手段来促使教师亦步亦趋地按照考核指标的内容行事,无疑是把教师看作没有思想和灵魂的工具性的存在物,它悬置了教师崇高的精神和理想追求,没有体现出对教师人格的尊重。因而,它无法在教师的内心深处产生震撼的激励效果,不能培养教师的道德人格。

第一,这种评价观对师德评价的影响是它忽视了师德评价的初衷,偏离了师德评价的目标。功利化的评价观以“成败论英雄”消解了教师对美好德性的执着追求。即使教师出于良好的愿望,只是由于外界条件、个人能力等原因而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导致不符合师德考核涉及的标准,那么他也无法获得公正的对待。“在大多数情况下,对高尚情操的追求犹如一棵脆弱的嫩苗,不但很容易被恶劣的环境所摧残,并且仅仅会因为缺乏足够的养分而枯萎”^[4],师德评价不但没有起到完善教师道德人格的目的,适得其反,它摧垮了教师“理性层面的高尚追求”,最终失去了在教师心中的基本公信力。第二,当师德行为被以道德条目的形式列为考核对象的时候,师德评价可能引发“道德风险”。“道德风险”原是经济伦理学概念,是指市场中的一方由于多种原因无法获得另一方信息而不能监督对方时,其中一方利用信息优势地位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对于教师而言,为了获得更加快速的职称晋升和更高级别的嘉奖,他会竭尽全力将自己的不道德行为隐匿起来,故意使行为贴近制度设计,而那些勤勤恳恳、本本分分、忠于职守的教师可能会因此在考核中“吃亏”,这样的师德评价因为教师的“对策”而失去了应有的意义。第三,受到追逐评价结果产生的利益的驱动,部分教师职业信仰失落。这就是说,功利化的评价观潜移默化地向教师传递着这样一种信息,师德和市场上的商品一样,遵循等价交换原则,“钱多多干,钱少少干”,因而完全将教师神圣、崇高的职业道德理想抛之脑后。师德与其说是对评价原则的遵守行为,不如说是一种教师内心的职业信念,因为责任感、事业心、敬业精神等都是偏离自利行为为特征的,功利化的师德评价观从教师行为结果的角度考察教师的道德品质,以利益作为影响条件,必然促使教师更加重视外在的利

益而忽视自身的道德修养。

2. 泛道德化的评价观

持这种评价观的评价者主要是部分网络媒体和社会大众。他们用一种以偏概全的否定性的思维方式看待教师群体,对偶然发生的个别的师德失范事件肆意渲染,认为这些事件充分反映了“教师师德沦丧,良心泯灭”。例如,曾经轰动一时的“范跑跑”“杨不管”“教师体罚幼童”“校长性侵女生”等事件,网上排山倒海般谩骂无不是先将这些个别事件上升到整个教师群体人格丑陋,继而对整个教师群体加以痛斥。诚然,这些教师人性丑陋、师德败坏,但是与千千万万每天起早贪黑、辛勤服务于学生的教师相比只是极少数,他们的师德瑕疵怎么就变成“现在教师道德都败坏了”?那些在地震中为了保护学生而牺牲的、投身大山深处默默耕耘为山里孩子照亮未来的、放弃优渥生活条件用青春换取贫困家庭孩子改变命运机会的教师,为什么不能代表教师群体的道德面貌而被社会宣扬,反而个别教师师德失范案例的负面效应却被任意放大?不仅如此,为了博人眼球、达到轰动效果,在泛道德化的评价观支配下,一些网络媒体和非理性的大众进一步对教师群体加以贬损,贴上诸如“叫兽”“责任感缺失”“唯利是图”等标签,以此形成对教师群体污名化形象的构建。这些被污名化的教师形象潜移默化地深入到公众的潜意识之中,影响着公众对教师这个职业的认知,左右着公众对教师群体的现实态度。

泛道德化的评价观瓦解着公共生活形成的来之不易的信任感。在现代社会已经分化的条件下,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因为正是这种信任感让利益凭据不同、价值观念相异的人们可以达成共识、和谐相处。更为可怕的是,对个别师德失范事件的放大,使得公众心中教师崇高形象的崩离析,人为地造成社会悲观情绪的蔓延:既然教师这个最圣洁的职业的从业者都已经“良知不再”,那整个社会想必也是一片黑暗、毫无希望了。信任感的消退和悲观厌世心态的扩张势必导致人们对社会进步信念的动摇、对美好未来期望的下降以及实现自我价值动力的减弱,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从教师群体的角度看,师德评价的泛道德化可能导致其进退失据、无所适从,即找不到可以遵循的道德规范。因为在这种评价观的指导下,人们只是一味地批判否定,而没有为教师树立一个可以参照模仿的榜样,更不能提供一套建设性的师德发展方案。一是它无法告诉教师“该怎么做”“什么才是正确”的,所以必然走向虚无的深渊,达不到师德评价的目的。二是它降低了教师的职业效能感,教师在生活中不仅感受不到社会的尊重、认可,难以体会到自己劳动产生的社会价值及带来的幸福感、满足感,还要承受着污名化的贬损,遭到社会的排斥与区隔,渐渐变得妄自菲薄、意志消沉。随着这种消极的自我意识不断被强化,可能发展为对社会的

愤恨、与其他群体人际关系的紧张对立,甚至演变为人格的扭曲。

3. 独白化的评价观

“独白”原是小说理论家巴赫金在评述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中提出的概念,他指出陀氏小说是“复调小说”,与以往“独白型小说”中只有一种声音在说话和思考不同,它“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5]。巴赫金的独白理论为我们认识、分析和批判师德评价中那种类似的“独白”思维方式提供了一条路径。我们认为,现有的师德评价观存在独白化倾向,在评价过程中表现为评价者是行使评价话语权的唯一主体和评价方式的单一性。

一是在评价者与受评教师的关系中,评价者行使着“独白”权。通常师德评价的结果和教师的切身利益相关,这就意味着评价者与受评教师之间形成“位势差”:评价者是处在享有绝对权威地位的制高点上组织实行评价活动,受评教师在评价过程中似乎没有任何途径表达自己的意见,哪怕它关系自己的前途命运。如此,在评价者的规训与控制下,教师身处评价话语权的劣势地位,一举一动都受到评价者的监视。它给教师造成一种精神上的紧张和压力,压制了受评者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的主动性、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而道德“从它的形态上看就是主观意志的法。按照这种观点,意志承认某种东西,并且是某种东西,但仅以某种东西是意志自己的东西,而且意志在其中作为主观的东西而对自身存在者为限”^[6],因此道德是人的主体性的品质,以主体的意志自由为前提和边界,任何压迫性的力量都与人的道德发展规律相悖。

二是在评价方法选择中,实证性的评价方法占据“独白”地位。受西方科学主义管理理论影响,几乎所有学校对教师道德水平的考核结果以一张可以量化的或者等级化的“师德评价表”呈现,并且评价内容和指标大同小异,主要分为遵纪守法、政治思想、教师育人、爱岗敬业、服务社会等方面,每一个方面都占据一定比例的分值和涉及若干个较为具体的指标。运用这种实证性评价方法的学校秉持一个评价取向:数据说明一切,数据可以完全真实地呈现出教师的道德水平,它代表着科学和无误。这种评价取向的背后实质上预设了一种信念,即人的思想是受外在事物制约和决定的,对教师的道德水平的认识可以像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客观对象一样可以用经验的方式捕捉到。道德意识具有复杂性、多元性,是属于教师思想深层次的东西,它真的能够用一个统一、精确的师德评价表上的数据表现出来吗?这些数据只是反映了能够用语言表述的师德水平的状况。须知,人的思想道德水平由许多难以言说的部分构成,师德水平的高低不能简单地用“合格”与“不合格”、“好”与“坏”来论断。即使我们承认这些量化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师的道德水平,如日常获得奖励和惩罚的状况,对学校硬性规章制度在行为层

面的遵守状况等,但是实证性评价得来的显示性的指标也仅仅反映了教师道德水平的高低优劣程度,不能反映师德高尚与卑劣的原因。因而,要科学反映教师的道德水平和找寻影响师德水平的因素,就必须重视解释性评价方法的使用,深入考察受评教师的生活方式和生存境遇,通过移情的途径去体验受评教师的心路历程,才能做到更为准确地复原其道德状况和挖掘显示性指标背后的原因。

三、现代社会语境下的师德评价观及其合理化

唯物史观认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生活条件、人们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7]现代社会语境构成人们师德评价观和教师道德状况的底色背景。一方面,它提倡的多元、平等、互助、开放等现代社会理念为教师道德的发展和师德评价观的确立提供了合理的价值导向。另一方面,社会的转型为师德评价合理性提出挑战:其一,它过分依赖于制度化的规范约束而忽视了教师美德的培养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和自身发展的意义;其二,它在使人们获得自由、独立的同时,瓦解了人们之间的信任感而造成社会主体评价师德的客观性的丧失。由师德评价观趋向合理化的要求观之,一是需主动顺应现代社会环境下教师道德人格发展的要求;二是要自觉意识到现代社会语境对师德评价合理性带来的流弊,并积极加以克服。具体而言:

1. 消除动机性评价和效果性评价的对立,注重美德塑造和制度约束相统一,以合乎评价的目的性

“论”由“史”出,人们的师德评价观伴随社会身份制的变化而变化,了解教师身份及其社会道德角色期待演变的历史,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和定位师德评价的目的性价值。传统上,中国社会身份带有封闭和固化特征,社会成员的身份也是固定不变的。在制度不完善的社会条件下,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主要由这种固着在社会身份上的伦理文化来调节。因而,人们对教师的道德品质寄予非常高的期望,“园丁”“蜡烛”“为人师表”“灵魂的工程师”“阳光下最光辉的职业”等赞誉都是那个年代人们对教师道德理想境况的描绘,它要求教师具备坚定的职业信仰,能够安贫乐道、严以律己,说话做事的动机纯而又纯。可以说,这种评价观在特定环境下、在一定程度上从思想深层塑造了教师道德人格。“随着社会变迁的不断深入,社会身份体制也发生了持续的重构,身份不再是附着于个人的‘固态’,而是可变的、不确定的‘变态’”^[8]。现代社会不再是由亲缘情感和职业伦理维系的共同体,而是理性权衡下的交易和竞争具有绝对的支配性。社会对教师的道德要求逐渐下降,普遍地不再从道德动机角度关注教师的道德品质,更多地采取功利化的制度设计来衡量教师的德性水平。与此同时,教师体悟到自身神圣的光环不复存在,加之市场化思潮强有力的推引,职业信仰和价值追

求也随之发生动摇,似乎只要行为结果符合道德规范就可以了。这种作为师德考核指标的道德规范只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兜底式的规章制度,并不能从根本上起到塑造教师道德人格的作用,难以对教师的道德追求发挥明显的作用。

然而,面对陌生人组成的现代社会,在没有共同体道德责任感约束的情况下,如果缺乏制度的规约,仅仅依靠教师的道德良心行事,我们很难想象其后果。并且,面对原有道德理想的衰落,教师也迫切需要确立一种获得性的精神品质来充盈自己的精神世界。这就需要在动机性评价和效果性评价之间找到平衡。从满足教师内在道德人格完善要求这一根本目的来看,师德评价应该以“长善救失”为原则,把美德塑造和制度约束相结合,进言之,一方面要关注教师的道德动机,精心呵护和培植教师良好的道德愿望并创造条件促使它成长壮大;另一方面,“治病救人”,用蕴含“善良意志”的制度设计帮助教师弥补道德的不足。当师德评价设计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内化到教师的道德人格结构中,成为教师人生价值实现的基石,就会使教师体会到职业的自豪感、培养人的使命感,进而在真正意义上理解师德评价对于自身的意义。只有社会进步对教师提出的道德愿望和教师自身的道德成长意向达到统一,师德评价才合乎它的目的性。

2. 秉持科学、辩证、理性的思维方式,适当放大师德评价的正面效应,以合乎评价的规范性

如果说由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身份制的重构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以制度为依托、以行为效果为唯一标准的功利化的评价观之弊端对师德评价的合目的性提出注重美德培养和制度约束相协调的要求,那么,现代社会变迁所导致的社会关系层面的后果就会形成师德评价合规范性所要解决的问题,对师德评价观提出新的挑战。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传统“乡土社会”下家族或地域的共同体已经被打破,个人从过去对集体的依赖中解脱出来,获得了独立和自由。在这个陌生人社会里,传统的伦理规范、社会习俗对人们的约束作用日渐式微,传统社会中个人由于血缘、地缘关系与他人联系在一起带来的安全感、归属感、依赖感不复存在,而以公共理性精神为依托的契约化的运作方式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即没有一个充分发育的公民社会,个人慢慢变得孤立化,仿佛处在“无根漂泊”的状态中。加上市场经济不断强化个人利益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社会道德失范事件,人们产生道德困顿和普遍的道德怀疑,总是有意识地与他人保持距离,抱着最坏的恶意揣测他人的行为动机以寻求心理平衡,构建自我防御机制。其实,不仅是教师,社会其他职业群体如医生、公务员、记者等亦不能逃出泛道德化评价的攻击,人们相互污名、相互排斥、相互嘲弄,用极端非理性化的方式宣泄着恐慌与愤懑的情绪。概言之,社会面临信任的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师德评价观首先要有

规范自我评价行为的意识,要客观而谨慎地做出评价结论,尤其要重视评价结果带来的社会效应,切忌盲目跟随社会情绪化的思潮,被舆论牵着鼻子走。具体而言,一是要严格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科学评价教师的道德水平,避免先验的主观的设定;二是坚持辩证的思维方式,在揭示师德存在的问题时,要看到道德行为表象背后的事实真相,并且在得出结论时要总揽全局,一分为二,抓住主流;三是要排除情绪化的干扰,运用主体理性思维仔细研究、鉴别、推断。

在当前社会环境下,师德评价观还需具有使评价结果有助于构建有效的师德规范体系的意识。这就是说,处在社会的信任危机背景下,师德评价在指出问题的同时,应当更加积极地宣传评价结果的肯定的、向上的、正面的部分,善于营造向善的社会氛围。毫无疑问,我们决不姑息部分教师身上存在的丑恶、不良现象,但我们同时应该注意到教师群体依然保持着向善的定式这一无可否认的事实,注重不遗余力地对师德评价中涌现出的道德模范教师事迹的宣扬、传播,“正确的榜样教育,能够给予受教育者创造良好的道德氛围,可以激发人们内在的善良心灵、培养人们高尚的情操、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9]。对道德榜样的宣传具有强大的激励作用,能够为教师自我道德修养提供可以学习、模仿的典型,有力地规约着教师的道德行为,促使教师自觉见贤思齐,从他律走向自律,从而形成完善的道德人格。另外,它指引人们从一味关注教师道德阴暗面的视域中走出来,增强了社会对教师群体的认同、尊重意识,从而帮助教师群体建立起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实现教师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的良性互动。更进一步说,放大师德评价的正面效应符合满足人性中向善之心生长的需要。笔者认为,大概没有任何一个正常的人愿意生活在弥漫着阴霾、压抑气氛的社会空间中,人是社会关系中的人,人的本性都希望在充满阳光、善良有爱的社会环境中生存。在陌生人社会中,弘扬道德模范教师之先进事迹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培养个人与他人之间信任感,这种信任感有助于消解人们的疏离感、孤独感,缓解社会转型带来的普遍的道德焦虑,滋长人性中向善的力量,进而引导社会朝着稳定、良序的方向发展。

3. 反映平等、理解、互动的人本精神,契合现代社会教师人格独立性、创造性、个性化、多样化的发展诉求,以合乎评价的规律性

现代社会结构的分化、开放程度的扩大和相互交流的频繁使人们价值观念具有差异性和多样性,并且社会呈现出非排他性,“在这个生活世界中,所有的存在者的身份都是平等的,并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在经验生活中彼此商谈、交流,构建起主体间的关系”^[10]。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成员之间没有对立和斗争,而是说与传统社会相区别之处在于持不同价值观念的群体之间能够以平等的身份相互对话、相互包容。同时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活力、充满竞争的开放社会,人们在

价值宽容的前提下以平等的身份相互之间表现出一种合作性竞争、冲突性共谋的特征。身处现代多元社会,教师的人格也打上了现代性的烙印,他们勇于进取、思想活跃、追求新知、渴望交流,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表现出很强的异质性。这种强烈的主体性意识正是教师道德发展的内在依据。这就要求师德评价观要改变过去评价过程中以评价者作为唯一话语主体的观念,注重受评教师的自我评价,尊重受评教师的主体性人格,采取平等商谈、理性对话的姿态与受评教师进行交流。对师德评价方法以及内容、标准的把握亦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在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的前提下,面对师德状况多样性的事实,切忌用一种整齐划一、僵死不变的评价标准“一刀切”“一风吹”。既要考虑教师道德人格中的个性化、多样化的因素,又要密切关注受评教师道德水平的变化以及发展的趋势,及时给予鼓励或纠正。而要想深度把握现代社会教师的道德状况,评价者就必须看到影响教师道德状况的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丰富性、多样性,即要融入教师共同体的生活情境中,“对人类知识及相关概念的哲学阐释必须置于关系的背景之中”^[11],理解教师日常行为和话语背后的信仰、规则、习俗等社会文化语境,并从中找寻影响其道德水平的因素,给予准确、适时的引导。

师德评价观的合理化是师德评价具有合理性的前提性、根本性的条件,它在整体上为师德评价起到“立法”的作用,是评价合目的性、合规范性、合规律性的观念支撑。评价观的合理化是一种“相对合理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发展、演化过程,而非一个一蹴而就达到的终极结果。因此,对师德

评价合理化的探索,应该在对既往评价观批评的同时,立足于现代社会语境,在不断扬弃社会观念和时代思想的过程中,找寻更加合理的价值依托,从而构建起符合师德评价合理性要求的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 [1] 欧阳康. 人文社会科学哲学[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 333.
- [2] 苗东升. 系统科学精要[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45-47.
- [3] 陈真. 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M].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56.
- [4] [英] 约翰·穆勒. 功利主义[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49.
- [5] [俄] 巴赫金. 诗学与访谈[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4.
- [6] [德]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128.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419.
- [8] 郑杭生. 多元利益诉求统筹兼顾与社会管理创新[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2: 4.
- [9] 彭祖怀. 和谐社会视阈下的榜样与偶像研究[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15: 103.
- [10] 高兆明. 社会失范论[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225.
- [11] 陈嘉明. 科学解释与人文理解[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244.

Evaluation Conception: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Evaluation Rationality of Teacher's Ethics

SONG Fang-ming, YU Yu-hua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The rationalization of teacher's ethics evaluation is the premise of rationality of teacher's ethics evaluation. At present,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unreasonable evaluation orientations, utilitarianism, moralistic tendency and monologue in the ethics evaluation. The evaluation of utilitarianism ignores the cultivation of teachers' virtues, the evaluation of moralistic tendency losses the positive effect that evaluation activities should have, the evaluation of monologue violates the law of human moral development and the moral appearance of the evaluation object can't be accurately grasped. To seek the rationalization of evaluation, it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ontext of modern society, pay attention to the unity of virtues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appropriately enlarg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ethics evaluation, be in line with the demands for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al teachers' personalities to meet the purpose, standard and regularity of evaluation.

Key words: teacher's ethics evaluation; evaluation; rationality